

忆林

人间物语

张洁,当年给我吃了一颗糖

| 安健文 |

著名作家张洁去世了,按理也轮不到我说什么。但是我似乎也有话要说,因为张洁是我30多年新闻生涯中,唯一采访过而未写文章的采访对象。那是40年前的1982年初夏,我去北京采访几个作家,其中包括张洁。那时,张洁已发表了小说《爱,是不能忘记的》《沉重的翅膀》,在文坛引起很大反响。这两篇小说也使我深深着迷,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首先发表《沉重的翅膀》的《十月》杂志。

采访张洁是刘绍棠介绍的,而刘绍棠我也不认识,是老作家骆宾基介绍的,骆宾基是我当时所在无锡日报副总编张其栋介绍的,他俩是上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在重庆时的文友,交情甚笃。我这次去北京采访,就是奉副总编张其栋之命。

那次去北京采访,我也是按照上述的人际关系递进式进行。首先我去了骆宾基家中探望,并带去了张其栋的问候与一封信。交谈时,我提出了想采访丁玲、张洁、刘绍棠。骆老说没问题,丁玲、刘绍棠都较熟,常有联系,我帮你联系;张洁虽然也认识,但没有联络地址,到时你可以问刘绍棠,他们都在北京作协工作。第二天骆老先帮我联系了刘绍棠。我当天下午就去采访,刘绍棠住在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里,他当时是作家里最有钱的人,主要是版税收入,他上高中时,课本里已收入他自己的作品。所以那时大多数作家的住宅都不宽敞,他已住四合院了。我去时已近傍晚,他坐在院子里赤着膊扇着大蒲扇,我陪着他院子里喝了一会儿茶,便开口向他约稿,那时无锡日报副刊开辟了一个老作家谈写作的专栏,我请刘绍棠写一篇千字文。刘绍棠笑笑说,我现在稿约很多,来不及写,你是骆老介绍的,他还特地给我打了电话,无法推却,我争取三天内写好,假如你没离开北京就来我家拿吧,我连声称谢。临别时,我说还想去采

访一下张洁,他说骆老告诉了我,这是她家的地址,便把准备好的一个纸条给我。随后说了一句,张洁不太爱说话,也不喜欢采访。我嗯了一声。作为一个记者,采访是天职,不管怎样,总得试试。

隔天,我拿着刘绍棠给我的地址,按图索骥找了去,那个地方很难找,是一片老宿舍区,门牌号较乱。张洁虽然已在北京作协工作,成了专业作家,但她仍住在原单位工业机械部分分配的旧宿舍区里。我敲开门后,自报家门,并把刘绍棠的纸条给了她,张洁客气地将我迎进屋。她的住宅较小,好像就是一个房间加外面连着的起居间兼客厅,光线较为灰暗。坐下后,给我倒了一杯水,她说不好意思,自己不太喝茶,家里没茶叶。说着从里屋拿出一个盒子,里面有几种包装精致的糖果,说她自己喜欢吃糖,家里只有这个能招待客人了。我礼节性地拿了一颗,放在手里没吃。于是我们便攀谈了起来,张洁并不拒绝采访,她讲话很和气,就是话语实在太多了,基本上是我问几句,她才说一两句。说话时微微低着头,两手交叉放在膝前,脸上带有几分淡淡的忧愁。谈了一会儿,她可能感觉氛围太冷清,场面有点尴尬,便说,很抱歉,我实在不太会说话,我只会闷头写作。而且这几天有点失眠,情绪也不好。你就不要再采访吧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作品,我就尽量多写出一些好的作品来,报答喜欢我的读者。听她这么说,我也不好再勉强了。于是带着手中那颗没吃的糖果离开了,出门前,她一再说抱歉。出门后,走了很远,我才将那颗糖放入口中,糖是甜的,心里略有几分苦涩。其实,这次采访张洁,也谈了一些内容,勉强也能写篇采访记,但不会精彩,她本人也不希望我写,就只能作罢。这也是我记者生涯中采访了没有写作的唯一经历。

回到宾馆,我就接到骆老打来的电话,说丁玲那里联系好了。我一听,刚才有点郁闷的心情一下就消退了。骆老说,丁玲近日要出访,时间很紧,你先打个电话约定一下。骆老给了我一个丁玲的联系电话,我随即打了过去,好像是她女儿接的,然后丁玲接了电话,她说第二天下午就要出访,抽不出很多时间,只能谈20分钟左右,我连说够了。丁玲说,那就明天上午再电话确定一下具体时间与地点。结果,第二天一早,我就在宾馆接到了丁玲女儿打来的电话,说很抱歉,她母亲今天上午临时有外事活动,下午要出访,这次采访没时间了,下次有机会再说吧。

永远也没有机会了,没几年丁玲就去世了,我从报上获悉后,写了《一次没完成的采访》。这次张洁去世,我又写了“一次没有写就的采访记”,权作她当年给我吃了一颗糖的回味与追思吧。

像一条河流醒来

| 过新艳文 |

正如卡尔维诺所言,城市犹如梦境。当我们真正投身在一个城市,真正融入于一个城市,我们通常不会再特别打量那些时光刻在古老城墙上的斑驳痕迹,也因此,我们在某个城市生活越久,便离这个城市越远。

遥想高中读书时,通过地理老师的形象描述,早滋生了对芙蓉山景的种种美好想象和神往,而迁来东亭十多年,多次归家驰过,但浮光掠影,也就仅此而已。

不久前,东北塘倪瓒纪念馆进行整体修缮改造,在原有书画作品、实物图片等传统方式的基础上,全方位融入了现代科技元素,形成大数据“云纪念馆”后,又重新开馆了。在宁静的下午,抽空去古韵深厚的倪瓒纪念馆转悠。精致庭院,瘦竹奇石,流水潺潺,鸟声阵阵……品茶闻乐,读诗赏画,渐渐走近元代第一大家。“回首石林晚,白云花雨深”,万象在旁,细节涌现,沉潜已久的世界竟在脑海中丰富而活跃起来。

喜欢倪瓒早年的画作《水竹居图》,画面中竹树茅屋,隔溪远岫平林,清润秀逸,顿揽太湖山水特有的烟岚气象。而他五十五岁时的作品《渔庄秋霁图》,确实构图独特,显露出他天才的一面:远景,三五山峦平缓展开;中景,不着一笔,化实为虚,可想见渺阔平静的湖面;近景,坡丘上数棵高树,参差错落,枝叶疏朗,风姿绰约。那画不见飞鸟帆影,只疏枝枯木,一片空旷孤寂。“当今世界,哪里还有人呢?”画中似乎隐隐传出声音。晚年的他变卖家产,“扁舟笠笠,往来湖间”,哀怀对绝景,他孤独表露着自己身处乱世只能退隐的荒寒、萧瑟。

隔世的画品,空灵厚重,自然超逸,让人沉浸怀想。世俗纷纭,他却保持内心的洁净。画中多幽涧寒松,秋亭嘉树,怪石丛篁,确如清代恽格在《南天画跋》中所评:“天真简淡,一木一石,自有千崖万壑之趣。”

清高的倪瓒,勾勒的其实是他心灵的乡土吧?这就是元代典型的江南乡野,远去的江南乡野,原来就是这样充满着微微泛黄的诗意么?

或许在每个人的心中,都内蕴着一个溪壑泛舟,风烟乡野的梦想,即便无法抵达,也要时时缅怀——“只傍清水不染尘”,时光深处画意远。

真的,身在尘嚣,我们天性中最美的那部分,须靠最细微的呵护才能保存完好。芙蓉山下的这方乡土,就是倪瓒隐居乐道的原乡啊。如果处乱世而求逍遥的倪瓒大师不再漂泊,故地重游,能在竹影摇曳的芙蓉山麓闲闲地走一走,看一看晴蓝的天色,听一听兴塘的鸟鸣,细数这秋意烂漫,恐怕又会有别样的现代版的《渔庄秋霁图》吧?

二
去年在归房书屋,记得正门口

的书架,有本《寂静之道》,封面上的字很醒目:“在生活的细微之处寻回心的觉性”,让我不禁联想起美国作家梭罗。多年前去江阴参加教研活动,买了徐迟译的《瓦尔登湖》,而序言第一句就把我震撼了:“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?”

虽是一百多年前的书,但书中描绘形象,优美细致,像湖水纯洁透明,像山林茂密翠绿,读之未尽。白昼繁忙芜杂,会读不进去,可黄昏以后,当你的心情渐渐平和,再读此书,忽又觉得颇有滋味,有些章节,真感觉言语惊人,字字闪光,如梭罗在书尾处所述的生活理想:“不必给我爱,不必给我钱,不必给我名誉,给我真理吧!我们身体内的生命像活动的水,新奇的事物正在无穷无尽地注入这个世界来,而我们却忍受着不可思议的愚蠢。”

从1845年7月到1847年9月,梭罗辞去教职,蛰居在瓦尔登湖边,差不多两年零两个月,然后推出了自己作品《瓦尔登湖》!他在作品中指出,我们大多数人心为物役,在机械奔波中失去了自己,这样的生活,其实不能称为“真正的生活”。而阅读《瓦尔登湖》,透过湖光山色,我们可发现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——回归自然,融于自然,天人合一。听上去近乎做梦,但实在令人神往。

实际上,“归房”之于主人舒静,就仿佛“瓦尔登湖”之于梭罗吧——

舒静曾这样描述自己与庄园的一见倾心,她说,当时一走进这里,就感觉这园子似乎是在等我归来!

面对荒芜冷落的农屋,她和先生,就从改造腐烂的地板开始,每天忙碌推进。淘书淘灯淘家具采石头弄驳岸,甚至也有过连捆点树枝也散掉的迷茫艰辛。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四季更替中,那渴望又冲突、失望又调整,以及调整后再次渴望的复杂的心路历程,几经循环,跌宕起伏。书中曾经这样描述在森林中一个人生活难熬的寂寞:“牛蛙鸣叫,邀来黑夜,夜莺的乐音乘着吹起涟漪的风从湖上传来。摇曳的赤杨和松柏,激起我的情感,使我几乎不能呼吸了……”

但沉寂确是能凝练人的品性的。舒静笑说,终于体会田野真能打开人的五官灵性了,现在,她对园里的花草树木心领神会,她能闻到阳光下草坪修剪的青草味,某个角落的花悄悄开了,风中小河里飘来淡淡鱼腥味,意味着雨天将临……

人生海海,能遭遇珍画奇书,驻足阅读,其实也是一种生命之缘?虽世易时移,但美好活跃的文化灵魂,却总能超越漫漫时空,和你亲切晤谈。那仿佛是平淡的生活照进了一束阳光,也好像一条沉睡已久的河流突然醒来,映射出明亮的天色,波涛涌动,呼应内心,安详而喜悦的期待,自然而动人的歌吟,永不止息。



日常 摄影 胡汉津